

长篇
时政
小说

规矩

高和◎作品

别把当官再当成一门技术活！
“守纪律、讲规矩”

“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
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长篇
时政
小说

规矩

高和◎作品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规矩 / 高和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211-07083-1

I. ①规…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9789 号

规矩

GUI JU

作 者: 高和

责任编辑: 林顶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7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083-1

定 价: 3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001 | 第一章：海市城关区区长余二多遇到突发事件

市委熊书记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前往华岳山庄的路上，按照日程安排，今天他和市长郑洪生要去面见首长，并且陪同首长视察几处预定的项目。电话是中央警卫局随同首长前来疗养的刘处长打过来的。刘处长话说得挺咯耳朵：“熊书记，你们的干部怎么这么随性？一大早跑到宾馆瞎胡闹，惊扰了首长怎么办？现在在我们这里，你过来领他。”

036 | 第二章：官场上的“蝴蝶效应”

余二多莫名其妙，或者说机缘巧合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露了大脸，狠狠荣耀了一把，在海市甚至全省政坛上引发的后续效应却是极为复杂的，真正的羡慕是免不了的，羡慕背后的嫉妒也是免不了的，嫉妒后面的恨意也是免不了的。

075 | 第三章：表扬未必是好事，批评也未必是坏事

市委组织部出面考核班子有两种情况：一是班子该换届了，二是班子内部要调整了。每年年底倒也有一次班子考核，那更多的是总结性质，不会有组织部门参与。他奇怪的是，对于城关区而言，这是最为重大的事情，也是每个区领导班子成员最为牵肠挂肚的事情，他自己竟然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

118 | 第四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狐狸不吃连毛的鸡

那些领导干部自己有毛病，才会被人晒到网上揭露。再说了，有市场、有需求就必然会有供给，现在领导干部腐败已经成了最火的话题，也是老百姓盯得最紧、心里最恨的社会现象，只要哪里一出了贪官污吏，谁不是兴高采烈跑出来围观，齐声喊打？

之所以专门让张大凯通知太平马的秘书，余二多为的是避免区委办的同志觉得他现在掌权了，冷落区委办，冷落过去为太平马服务的工作人员。这也是余二多的厚道之处，他一向认为，作为党政工作人员，任何一个人基本的属性都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给领导服务的秘书、司机之类，跟领导的关系比较密切，也不过就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无论何时何地，身份的基本属性是没法改变的。

余二多在前面，秘书长在后面，两个人进入了会议室，果然，吴资身边坐着兼任纪委书记的副书记黄山，刚才吴资让余二多坐的就是这个位置，如果余二多坐了，纪委书记黄山自然不会像市井草根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一样：“起来，这是我的座位！”心里却肯定不会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官员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占自己的位置，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也会非常忌讳。

260 | 第七章：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最易读懂的那一层意思余二多体会到了：今天给足了面子。读懂了这个信息，余二多又有些心虚，给面子、送人情是一个道理，今天熊书记给了他面子，送给他一个人情，值得高兴，更值得记住，问题是，这个面子，这个人情，肯定不是白送、白给的，什么时候还？以什么方式还？主动权操在熊书记手里。

304 | 第八章：敬天做人孝顺父母，畏地做官服务百姓

敬天我的理解就是要顺从天道，什么是天道？就是规律，就是科学，做人的道理就不用我说了，做官先要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呢？好人，什么样的人的才算是好人呢？对于官员来说，就是要心里有人民，人民就是天，敬天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落到了这里：人民，人民就是我们的天。这一句说得更贴切：畏地，为什么要畏地？人民就是大地，我们都是大地的儿子，不敬民畏民，手里的权力不用来服务百姓，用官员的标准衡量，就是一个坏人。

海市城关区区长余二多遇到突发事件

机遇和危机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悄然降临，最让人琢磨不定、心惊胆战的是那种难以辨别到底是危机还是机遇的突发事件。海市城关区区长余二多星期日一大早就遇到了这种性质的突发事件：他被不明身份的两个大汉看押了起来，而且，他没法断定这件事情将会以什么形式、拖多长时间结束，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一大早，余二多提着网球拍，到了华岳山庄，这里有网球场，他想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人打网球，顺便挥上几拍，活动活动筋骨。说他“顺便”还真是顺便，他想得很好，还要到昨天紧急抢修的七十八号供电所看看完工了没有。其实，他知道肯定已经完工了，因为离休老干部们再没有电话骚扰市领导，他还专门打电话找老领导核实了一下，说是供电昨天晚上就已经恢复了。他今天跑过来看看的目的，是要检查一下施工现场清理干净了没有，市里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对余二多这样的区级领导来说，比书记、市长的脸有没有洗干净了更重要。书记、市长的脸有没有洗干净没人管，管不着，也不敢管。环境卫生搞得好不好却是关系到余二多身家命运的大事。创建运动开始以来，市委熊书记、市长郑洪生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嚷嚷：各区、各街道、各居委会坚决实行环卫一票否决制、一把手责任制，哪个地方的环境卫生拖了创建文明城市的后腿，哪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就要摘帽子、换地方。所以，余二多不敢掉以轻心。

尽管这样，这个活也用不着他堂堂区长亲自干，他之所以要亲自干，原因倒也不复杂：容易给老婆请假，顺便到华岳山庄打打网球。余二多是个好人，没

有什么不良嗜好，唯一的业余爱好也就是打打网球。开始创建运动以来，原来就已经排得满满的工作日程又加上了创建工作，忙得他放个屁还没砸到脚跟，人就已经又换地方了。几个月了，根本就没有机会满足业余爱好，昨天发生的停电事故，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

昨天，也就是星期六，一辆工程车撞坏了七十八号供电所外面的一个配电箱，导致城关区部分区域停电。这本是一桩普普通通的偶发事故，根本麻烦不到他堂堂区长。然而，这个配电所负责给洪文小区三号大院和华岳山庄供电，这两个地方都是关键部位，那是绝对不能停电的。三号大院是供养离休老干部的干休所，华岳山庄是海市委、市政府的接待处所。这两个地方停电，就像捅了马蜂窝，离休老干部们的电话快把市领导逼疯了，华岳山庄有自备的应急电源，可是也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华岳山庄正在接待重要客人，如果不能赶在自备电源有限的供电时间内恢复供电。“你就马上写辞职书让位。”这是正在华岳山庄陪重要客人的市委熊书记通过电话亲口对余二多砸出来的狠话。

本来这件事情不能怪余二多，事故地点虽然在余二多当区长的城关区，可是管电的是供电局，肇事责任者是城建局，板子之所以打在了余二多屁股上，是因为供电局和城建局又扯上了皮。供电局说撞坏配电箱的工程车归属城建局通下水道的市政管理处，所以必须赔偿，没有分清责任、赔偿损失，并且接受处罚，供电局不能负责。供电局说的“负责”就是抢修。城建局说责任在供电局，他们修建的配电室没有经过城建局审批，违章用地，而且位置也太靠近马路，不符合城市建设安全标准，必须承担责任、接受处罚。

两家扯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边离休老干部不停地折磨市领导，这边华岳山庄不停地告急，最后市委熊书记把板子打到了余二多的屁股上。熊书记也有道理：事情发生在余二多的地界上，他不管谁管？余二多无奈，赶紧亲自带了一帮城管、民警，跑到区供电所，几近拘押般的弄了几个电工，电工慑于余二多的淫威，满心不高兴，提出要挖掘机、起重机、高空施工车，余二多对电工提出的要求一概满足，千方百计从正在建造的中心商厦工地调来了电工提出的那些施工机械，总算把电给通上了。

余二多打着查看供电所抢修善后兼找机会打网球的如意算盘，来到了

七十八号供电所。现场地面洁净，就像他家的地板一样，周边绿化带也非常绿、非常美，跟他老婆用花花草草装点起来的凉台一样。这是他亲自安排区政府机关干部加班劳动收拾出来的，本来应该由供电所工人自己弄清爽，可供电所工人不归区政府管，被押解到这里干活浑身上下都是对抗精神，张口要各种施工机械，余二多费了老大的劲给弄来了，其实啥也没用到。活刚刚干完，电刚刚通上，工人就声称接到上级指令，一哄而散。

看到一切正常，余二多放心地来到了华岳山庄的网球场，又有些失望，没人陪他打。于是他自己开始练习，左一拍子、右一拍子地过干瘾。网球那东西打起来动静挺大，梆梆梆的，就像有人敲破筐，回撞在铁丝网上，又像是在敲破锣。刚刚玩了一会儿，两条大汉就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二话不说，一把抢过余二多的球拍，毫不费力地在膝盖上轻轻一磕，好好的一把网球拍顿时变成了两截。

余二多怒了，正要破口喷脏话，来人便先声色俱厉地喝问：“你是干吗的？谁让你进来的？”

余二多是城关区区长，华岳山庄就在城关区的地盘上，余二多经常出入，保安门卫都跟他相熟，余二多出入此地，就跟出入区政府大门一样随便，心爱的网球拍被弄成了废品，心头正怒，就喷出句脏话：“你们他妈的是干吗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两条大汉听到余二多张嘴骂人，二话不说就手脚娴熟地将他扭了，立马朝附近不远的小洋楼里拉。余二多想喊，刚刚张嘴，一团散发出汗臭味的布就塞进了他的嘴里。余二多蒙了，因为这俩人拉他去的地方不太对劲，那座小洋楼号称“总统楼”，是专门接待国内外元首级人物的处所。

余二多和“二”很有缘分，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他爹给他起了余二多的名字。在单位里，余二多的同事，上级或者下级，背过他直呼其名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省略最后一个字，于是余二多就变成了余二。余二这个叫法，表面上是对他职务的戏称，因为区长在区领导班子里排名老二，老大是区委书记。实际上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办事给人的印象挺二的。去年年底，一

伙讨薪的农民工围堵了市委大门，害得市长郑洪生乘坐的二号专车不敢从大门走。信访局跟农民工对话，得知这些农民工是城关区在建工程中心商厦的建筑工程，信访局局长直接挂通了余二多的手机，传达市长郑洪生的指示，责成余二多立刻把农民工接回去，否则请他到省里直接面见正在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市委熊书记，亲自给书记一个交代：什么时候能让市委、市政府大门出入正常。

海市是计划单列市，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比余二多这样的干部高了好几级，余二多宁可冒着风险去领回愤怒的农民工，也不愿意硬着头皮被书记招去训斥。其实，市领导挺不讲道理的，中心商厦这个项目并不是城关区的，而是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建筑商也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而是海市国企的龙头老大发建集团。发建集团是由过去海市的建筑工程总公司、对外贸易总公司、机电公司等一些国有企业组建而成的，全称是“海市发展建设集团公司”。发建集团也不知道犯什么毛病，并不是没钱，却硬是不给农民工开工资。最可气的是，市领导似乎变成了没牙老太太，吃柿子专找软的捏，不去找发建集团总经理徐开，却把麻烦扔给了他余二多。

余二多二，却还没有二到找市领导解释这件事情原委的程度。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论是找市长郑洪生解释，还是找熊书记解释，人家都不会听，反而会认为他是推脱、卸责，如果当面骂他一通还好说，大不了厚着脸皮挨着，最可怕的是不但挨骂，而他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也被破坏了。

余二多带着秘书王亚洲乘车心急火燎地跑到了市委大院，远远就见一大群穿着工装，戴着或者拿着塑胶安全帽的农民工封堵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农民工们有的举着纸牌子，上面写着“我们要活下去”、“干活挣钱，我们是良民”、“过年回家，天经地义”之类表达诉求的标语，有的拉着巨大的横幅横向拦住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堵截了所有车辆的出入。当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把官员们围困在市委、市政府大院里。狡兔三窟，市委、市政府大院并不只有这一道正门，后面、侧面都有门，可以供官员们的车辆溜出去或者溜进来。

问题的实质是个脸面问题，也是个稳定问题，群体性事件，如果不及时疏导、处置，恢复和谐稳定的常态，省委甚至中央都会向市委、市政府要个说法，到了那个程度，惧怕挨骂、担心在领导心目中破坏形象的就不是余二多，而是市

委熊书记、市长郑洪生了。估计这也是郑洪生乱打板子，把解除危机、维护面子和稳定的责任转嫁到余二多身上的原因。

“市长急眼了。”余二多在车上自言自语了一声，旁边的秘书王亚洲、司机小胡都没敢应声，也不知道对这种话该怎么接腔。

余二多让司机小胡把车停到了马路对面，让秘书王亚洲先下车去探探情况。王亚洲刚刚下车，余二多的手机响了，余二多看看来电显示，松了一口气，电话既不是信访局局长打来的，更不是市长郑洪生打来的，而是区委书记马平安打来的。

余二多接听电话，马平安问他：“老余，你到了没有？情况怎么样？”

余二多有点不耐烦，却还不得不应答：“刚到。”

“情况怎么样？”马平安又追问了一遍。

余二多暗骂：怎么样？你他妈亲自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嘴上回答：“人挺多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市委、市政府大门都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马平安“哦”了一声，然后告诉他，市委熊书记在省里开会，已经知道情况了，市委办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他，让区委、区政府认真对待，尽快处置，尽快妥善解决好问题：“你看用不用我也过去？”

余二多太了解他了，马平安绰号“太平马”，说话办事四平八稳，是一个极会当书记的书记，党政关系摆放得绝对正确。如果当兵，上了战场，马平安肯定是“同志们冲啊，我掩护”的那种角色。如果当劫匪抢银行，他的安排肯定是“你们进去我望风”。这个人的优点、长处是不越轨、不干政，该政府做的事情他绝对不干预，出了小事他也会补台，出了大事会怎么样，目前还没有经受过实践检验。

余二多明白，他即便来了，也不会有啥用，两个人都在现场，如果意见相左，也不可能召开现场区委会投票表决，只能两个人争执，出现了那种情况要想“尽快妥善解决好问题”就很难做到，“马书记，你不用过来了，我要是应付不了，你再出马。”

“太平马”马上说：“那你就辛苦了，我不下班，就在办公室，你那里需要支援，随时给我电话。”

电话挂断了，余二多苦笑，暗骂：他妈的，真不愧是一匹太平马。

秘书王亚洲回来了，钻进车里才报告：“区长，我落实了一下，确实是中心大厦的建筑工，目的也很单纯，就是要结账回家过年。”

余二多问他：“你没问问发建集团为啥不给他们发工资？”

王亚洲是个办事很周到的秘书：“我给发建集团总助打了电话，问他们为啥不给农民工开工资，他说一来流动资金紧张，二来现在用工紧张，怕一开工资，这些人一走了之，工程得撂到那儿一两个月，耽误工期。”

余二多又骂了一声：“他妈的，一帮浑蛋。”

王亚洲不知道他是骂农民工，还是骂发建集团，仍然没敢回嘴。余二多下车，王亚洲连忙跟着下车，余二多朝农民工们走去，边走边吩咐王亚洲：“你打电话找人问问，徐开家住在哪儿。”

王亚洲站下打电话，余二多来到了集体上访的农民工跟前：“嗨，问你们一句话，谁是领头的？”

农民工正在等待信访局的答复，等了半天也没见答复，正有些群情汹汹的忍耐不住，余二多来了这么一嗓子，农民工反倒齐齐发蒙，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目光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却没人出面搭理他。

余二多又吼了一嗓子：“你们要干吗？谁是领头的？”

这个时候才有人过来反问他：“你要干吗？你是干嘛的？”

余二多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城关区的副书记、区长，叫余二多，市长派我过来帮你们要工资的。”

一个四十多岁胡子拉碴的农民工走到了他面前：“市领导说是让我们等待答复，等了一下午，就等来了个你？你又不是发建集团的，能有钱给我们？”

余二多说：“市政府也不是发建集团，你们怎么就知道找市政府？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我是市长派来帮你们要工资的，我又没钱，只能帮着你们要，你们的工程在我们区的地面上，我是什么人？就是地头蛇，不信你们信谁？”

现在的农民工早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城打工的农民了，身上有了更多产业工人的特征：无产却不乏见识，没有市民身份却不乏权利意识。

“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区长，又凭什么保证能帮我们要来工资？”

市信访局局长跑了出来：“各位农民工兄弟，我证明，他就是城关区的余区长，你们跟他去，市长就是派他过来给你们要工资的。”

农民工迟疑不决，余二多扭头就走：“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我堂堂一个区长，百忙之中扔下革命工作来给你们要工资，你们还不给面子，那好，你们就在这守着，我走了。”

领头的那个农民工连忙跟到了他后面：“好，我们跟你走。”

余二多站下了：“你们一共多少人？”

领头的农民工说：“欠薪的有二百多人，我们来了一百四十多人。”

余二多说：“剩下的人为啥不来？不来的不是成了太平马，坐享其成吗？”

领头的农民工愣了，他们群体上访，政府官员都嫌他们来的人多，要求指派代表，这个区长还嫌来的人少：“那你说咋办呢？”

余二多说：“看到马路对过没有？那是市府广场，你现在打电话让想要工资的人都到广场集合，谁不来要工资就没谁的份儿。”然后把王亚洲叫了过来：“弄明白没有？”

王亚洲低声告诉他：“徐开住在瑞华公园独栋别墅十八号。”

瑞华公园是海市最高档的商业小区，每平方米房子平均两万，别墅更是达到了每平方米三万块的高价，独栋别墅至少三百平方米，没有一千万根本想都别想。听到国企老总徐开居然住在瑞华公园，而且是别墅。余二多暗骂：狗日的，当国企老板这么来钱！然后命令王亚洲：“你再给太平马打电话，让他安排大客车，能运二百人的客车到市府中心广场，帮我接人。”王亚洲赶忙到一旁打电话，余二多把他叫住了：“话没说完你急啥？告诉太平马，随车备二百人的盒饭，二百瓶矿泉水，开上发票，叫区办公室张主任带人送过来。”

王亚洲转过头打电话，余二多就对讨薪农民工发号施令：“各位兄弟，信区长，就跟我走，我带你们去要工钱，不信我，没工钱。”说完，也不管工人们听没听，率先朝马路对面的市府广场走。

农民工信了区长，跟在余二多后面，闹哄哄地铺了一马路朝对面的市府广场走，过往车辆被眼前的情景惊呆，纷纷停车，只见一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的中年男人走在前面，后面跟了一百多个脏兮兮、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就像一群乏羊跟着一匹高头大马。

到了市府广场，余二多问领头上访讨薪的农民工：“你叫啥？”

那人警惕：“你问这干吗？”

余二多说：“好称呼啊，我总不能老是唉唉唉地叫你吧？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叫李二根。”

余二多扑哧笑了：“你凭啥比别人多一根？”

李二根笑笑：“你是大领导，咋也跟我们农民工扯淡呢。”

余二多说：“什么大领导，我是你们的孙子，下班不能回家，还得帮你们要工资。这样，你把大家组织好，不要到人家的草坪上乱踩，等一会儿吃饱肚子，有劲了，我就带你们去要工钱。”

李二根就招呼农民工整整齐齐地坐到了水泥地面上，余二多这才对大家说：“农民工兄弟们，你们来找市政府，是对市政府的信任，没有什么错，要是我给人家干活，人家不给工钱，肯定也要拼命。可是你们找错人了，你们找市政府，市政府能给你们钱吗？想给国法也不允许啊！告诉你们，工资是发建集团欠的，咱们得找发建集团要，找发建集团总经理徐开要。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得先看看你们的证据，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发建集团有劳务关系。”

李二根说：“这我们懂，我们有合同，还有以前发过的工资单。”说着，掏出自己的合同、工资单递给余二多。

余二多接过来，大概看了看，还给李二根说：“这就行了，别人的我也不看了，你们自己确定一下，没有合同，也没有工资单的，我可不保证能替你们要来工资。”

发建集团是国企，基本的规矩还是遵守的，有了合同和工资单，余二多放心了：“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安排了吃喝，大家在市政府门口晒了一天太阳，肯定都没吃饭，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肚子，一会儿吃饱喝足了，我带你们去要工钱。”

过了一阵儿，三辆旅游大巴浩浩荡荡开进了市府广场，车停稳之后，区政

府办张大凯带着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毕恭毕敬地向余二多报到，余二多问：“吃的呢？喝的呢？”

张大凯说：“都在车上呢。”

余二多吩咐：“赶紧拿下来给这些农民工兄弟分了，每人一份，给我和王秘书留一份。”

于是张大凯带领区政府的干部急忙往车下卸盒饭、矿泉水。刚才余二多让王亚洲打电话给“太平马”要盒饭、矿泉水，王亚洲也没说清楚给谁吃、给谁喝。“太平马”办事一向稳妥，既然是区长亲自要的，人家在第一线冲锋陷阵，自己在后方打“掩护”，如果连后勤服务工作都做不好，那就太不应该了。于是，便按照每份盒饭三十块钱的标准准备了二百份，每份里都有鸡大腿、红烧肉、煎鸡蛋、香菇油菜、蒜蓉茼蒿，三荤两素，还配一份鸡蛋汤，都用快餐盒装得整整齐齐。

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盒饭矿泉水卸下车，给每个农民工发了一份，这个时候又有一些没有参加上访讨薪的农民工陆续跑来参加。余二多让李二根认人，只要是他们的人，一律参加野餐。一大群农民工整整齐齐坐在地上，每人捧着一份盒饭狼吞虎咽。也许是饿急了，也许是盒饭品质高、味道好，农民工吃得畅快，咀嚼声汇集起来，活像平地起春雷，气势磅礴。余二多看看表，已经傍晚七点多钟，难怪看到农民工吃得香自己也觉得饿了，便招呼王亚洲加入进来，跟农民工一起吃起了盒饭。

吃饱喝足，余二多让张大凯带着区政府工作人员打扫残局，把弄脏、弄乱的广场拾掇干净，自己和王亚洲、李二根分乘三台旅游大巴，驱车直奔瑞华公园。瑞华公园是海市知名的高尚小区，门禁森严，门卫牛叉，见到旅游大巴，不给开栅栏门，要登记。王亚洲连忙跑下车登记，门卫又要和他们拜访的住户通话，王亚洲就拨打了徐开的手机，告诉他说余二多区长登门拜访。徐开不知就里，让门卫放行，门卫只好放行，透过车窗看到车里坐满了戴着安全帽、穿着脏兮兮工作服的人，门卫惊呆了，还没等明白过来，三辆旅游大巴已经驶进了小区，浩浩荡荡地朝别墅区开去。

旅游车直接开到了十八号别墅外面，余二多带着农民工下车，然后告诉李

二根：“别墅里住的都是比你我都牛叉的人，你告诉大家，不要乱跑，不要嚷嚷，保持肃静，冤有头债有主，不能影响了别人。”

李二根这才明白余二多要干吗，连忙吩咐大家噤声、禁足，就把徐开家的别墅团团围住，举着标语口号席地而坐。

徐开接过电话之后，等了一会儿不见余二多的踪影，便跑到落地窗前张望，却见花墙外坐满了农民工，再看看他们身上披的、手里举的标语，顿时大惊失色，连忙抓过电话找小区保安，口气强烈地抱怨保安把这么多农民工放进了小区，要求他们马上过来处置。

小区保安跑过来查看，见到农民工人多势众，谁也不会真的为业主舍生取义，况且即便舍了生也取不到义。那些保安当时当机立断、抽身撤退，拨电话报警，把困难推给了警察。海市110出警效率极高，十分钟不到，警车亮着警灯，风驰电掣地闯了过来。警察跳下车，才发现并不是小偷小摸之类的治安问题，而是他们根本解决不了的群体性事件。警察有些蒙，不知道该怎么处置，靠近了担心引发暴力，离远了又怕被报案者投诉，只好向市局值班室报告，要求增加警力支援。市局值班室马上调集警力，派了治安处处长亲自带队过来维护治安。

治安处处长带了五辆警车，车上满载着警察和协警，赶到了现场和先到的警察会合，简单听取了汇报之后，处长拿着话筒来到了十八号别墅外面准备喊话，动员传说中的农民工撤离、解散。到了跟前却又觉得奇怪，据报告有二百多农民工聚众闹事，此时却听不见一点动静，晚风吹拂着别墅四周的花草树木，沙啦啦的活像附近有溪水流淌，淡淡的花香更是传递着和谐、安宁。治安处处长甚至怀疑是不是虚惊一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农民工集体示威抗议。

治安处处长拐过花墙，看到的局面极为诡异：农民工们人多势众，却都静悄悄地席地而坐，甚至连声咳嗽都听不到，一个个黑黢黢的身影静静地坐在地上，活像地上堆满了刚刚完工的人面狮身像。治安处处长壮着胆子捥了过去，看来话筒是用不到了，他来到农民工们跟前：“你们这是干吗？谁是负责人？”

农民工一声不吭，就像全都是聋哑人。治安处处长看到他们身上挂着、手里举着标语，可惜天黑，看不清标语上写着什么。一个警察在他身后提醒了一